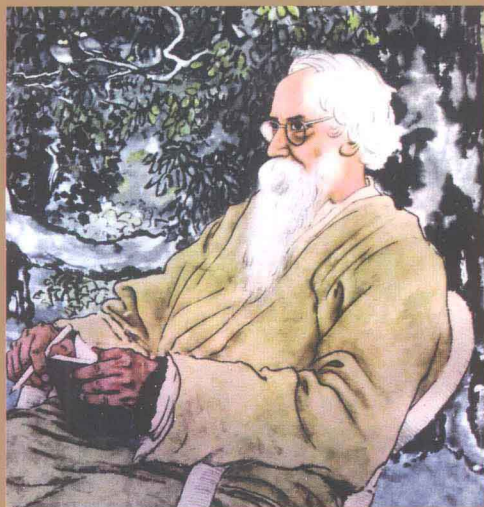




心笛神韵

泰戈尔诗集

〔印度〕泰戈尔 著 吴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心笛神韵

泰戈尔诗集

〔印度〕泰戈尔 著 吴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笛神韵:泰戈尔诗集/(印)泰戈尔(Tagore, R.)著;吴岩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327-6315-3

I. ①心… II. ①泰…②吴… III. ①诗集—印度—现代
IV. ①I3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6994 号

心笛神韵——泰戈尔诗集

[印度]泰戈尔 / 著 吴 岩 / 译

责任编辑 / 张建平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0.75 插页 5 字数 220,000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6315-3/I·3776

定价:6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9226000

译者前言

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因英文本诗集《吉檀迦利》而获得 1913 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便誉满全球了。也许在欧美,泰戈尔已不像当年那样风行一时;但在我们中国,近二十年来风和日丽,青年们,特别是大学生们,对泰戈尔诗歌的爱好,正日益升温,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多才多艺的泰戈尔,写诗如行云流水,如繁星满天闪烁,一生用孟加拉文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他也译诗,主要是把自己的孟加拉文诗歌译成英文。第一本译文便是《吉檀迦利》,得到了大诗人叶芝和庞德的激赏,叶芝还特地为它写了推崇备至的序。尽管《吉檀迦利》1912 年初版时只印了七百五十册,泰戈尔却由于这诗集获得了 1913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于是,泰戈尔又陆续把他写的孟加拉文诗歌译成英文,在 1913 年至 1928 年间,先后在英美出版。这种早期出版的英译本,都由麦克米伦公司印行,我共发现九种。此外,泰戈尔去世后的翌年,由克·克里巴拉尼等编选、在印度出版的泰戈尔《集外集》,基本上也都是诗人生前已译成英文的诗篇。

眼前这十种泰戈尔诗集的中译本,便是根据泰戈尔亲自翻译成英文的本子逐译过来的。按照它们当年在英美和印度出版的先后,编定书目如下:

- (一)《吉檀迦利》(1912年)共 103 篇
 - (二)《园丁集》(1913年)共 85 篇
 - (三)《新月集》(1913年)共 40 篇
 - (四)《采果集》(1916年)共 86 篇
 - (五)《飞鸟集》(1916年)共小诗 325 首
 - (六)《情人的礼物》(1918年)共 60 篇
 - (七)《渡》(1918年)共 78 篇
 - (八)《遐想集》(1921年)共三卷 94 篇
 - (九)《流萤集》(1928年)共小诗 257 首
 - (十)克·克里巴拉尼编选:《集外集》(1942年)共四卷 131 篇
- 总计十种,1259 篇(首)。几乎是满天星星闪烁了。

前面九种,我找到的版本,有的就是当年的初版本,有的是初版后不久的单行本,或者是两种合在一起的单行本,说也巧,全都是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全译本,一篇也不缺,一首也不缺。中译本也是一篇不缺地按照单行本的原样译出,有几篇诗,同时收在两个不同的集子里,泰戈尔自有他的道理;中译本忠实于诗人原来的编排,仍是两个集子都收,以成全帙,以便于读者领会和研究诗人的苦心和匠心。纪念他而编的《集外集》,也是全帙。

如前所述,这十种泰戈尔诗集都是诗人生前亲自译成英文的,这就意味着:这十种书正是诗人从自己的五十多种孟加拉文诗歌中把他自己最喜欢最欣赏的挑选出来,要推荐给印度以外的、全世界的读者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诗人断断续续地编辑的“自选集”。

作为诗哲的泰戈尔,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是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他的形象思维是独特的,同逻辑思维结合得特别紧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哲学像云,能化成“时雨”,染成“彩霞”;而他的诗歌艺术,又跟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因此,这部类似泰

戈尔诗歌自选集的书，丰富多彩，诗歌里自然而然地有泰戈尔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投影，有他的宗教和政治思想的投影，可以从中探索泰戈尔思想和艺术的发展的轨迹。这书里当然也包含了大量泰戈尔诗歌艺术臻于成熟或达到巅峰时期的杰作，他颂人、颂神、颂儿童、颂青春和爱情、颂祖国和大自然的名篇，俯拾皆是。人们可以从中领会到诗人是怎样把感性的东西心灵化，而心灵的东西又怎样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可以体会到为什么评论家说“他的天才抒情”；可以欣赏他既长于妙想天开地取譬，启发人们的联想，又善于含蓄，为人们留下广阔的想象余地；可以品味他如何继承印度优秀的“通感”传统，把感觉移借的手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前辈季羡林先生分析泰戈尔诗歌的风格有两个方面，一是“光风霁月”，二是“金刚怒目”。我以为前者可以说是泰戈尔一生（特别是早年和中年）诗歌的基本风格，这部书里体现这种风格的诗篇是大量的，喜欢这种风格的，不妨从容品味。但泰戈尔的思想是在变化发展的，由于事实的教训和人民运动的影响，泰戈尔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便起了逐步的变化，终于在晚年达到了新的高度，写出了反帝、反殖民、反法西斯的战斗的诗歌，思想内容决定形式，诗风也就随之一变而为“金刚怒目”了。至于这书所收的《飞鸟集》和《流萤集》，都是诗人触物起兴，以抒情的彩笔随时写下的他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索，隽永清新，形式上有点儿像日本的俳句或中国的绝句，但另有它自己的特色。西方的评论家不大提起这些小诗，中国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倒是很喜欢的，也许是由于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十足的东方风味和情趣吧。

泰戈尔的诗篇，有些是比较朦胧的，甚至是相当晦涩的，不大好懂。我想，逝世前口授的那十多首，也许有客观困难和技术问题，相应不论；其余的那些朦胧诗，固然也有诗人在艺术技巧上故意写得含蓄和朦胧的地方，但主要恐怕是由于诗人所要表达的那些哲学思想本身不大好

懂的缘故。我自己在翻译过程中也碰到这个难题。于是就结合那些诗歌，去啃些有关的资料，写下一些札记。后来围绕着“无限与有限”、“神与人”、“爱与恨”、“生与死”四大问题，整理成一篇《望霞听雨札记》，发表在1991年的《读书》上。朦胧诗不应该译成明白晓畅的诗；现在将这《札记》也收在这泰戈尔英文诗汉译十种《心笛神韵》里，作为附录，聊供读者参考。

最后说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专家认为：泰戈尔的英译诗，往往有所浓缩或删节，往往失去了孟加拉文原诗的韵律、节奏和柔美辞藻，因而是比较逊色的。我在《泰戈尔抒情诗选》的“译者前言”里曾表示过不同意见。我引证了泰戈尔给英迪拉·黛维的一句话：“从前，某种情感的和风引起了心中的欢愉情趣；如今，不知为什么又通过其他语言的媒介，焦急不安地体验着它。”据此，我认为泰戈尔的翻译是“一种再体验和再创作”。“诗人毕竟最了解自己的诗歌，他自己的译文但求传神，他重新体验、创造了那份思想感情，并不刻板地严守形式的移植。”我的意思是要从宏观上去理解和评价泰戈尔的这种“再体验和再创作”式的翻译，不宜从微观上对表现形式作斤斤计较的机械衡量。后来我读到《泰戈尔论文学》一书，诗人在议论散文诗和自由体诗时，说到了他把《吉檀迦利》译成英文的事：“我的译文得到了当时著名的英国文学家们的承认，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文学的一个贡献。”尽管他是个外国人，“但总算他们感受到了我诗中的激情。应当承认，他们是对的。我觉得，我的诗并未因为用散文形式译出而有所失色。假若我用诗的形式译出的话，那么可能会令人感到不足和不可取。”这是泰戈尔对自己的这种“再体验和再创作”式的翻译，所作的一番朴素的经验之谈。看来他认为要紧的是通过散文诗的形式，终于使英国的读者、文学家感受到了他诗歌中的激情、意境和情味。石真先生是既懂孟加拉语又懂英语的、我国屈指可数的泰戈尔诗文的翻译家，她说：“泰戈尔毕竟是位大诗人，他的摒

弃铅华的‘再创作’，不仅未失去原作的主旨，还为它增添了另一种清新的魅力。”我是完全同意这个观点的。

近年来，我甚至这样想：这些诗，最初是用孟加拉文写的，后来又出了英文本，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固然可以说是一种“再体验和再创作”式的翻译；但这翻译有一个特殊性：诗人本人就是译者，其实是梅开二度。泰戈尔说过：“世界的吐气在我们心灵的芦笛上吹奏着什么样的调子，文学就努力反映那个曲调。”就泰戈尔本人而言，孟加拉文本也好，英文本也好，都是他的“创作灵魂”对“最高真实”或“梵”、“神”、“无限”的“呼唤”所作出的“感应”，或者说是“心灵芦笛”随着世界“吐气”而吹奏出来的“曲调”，不过他第一回用的是孟加拉文的笛子，第二回用的是英文的笛子，笛子的音色不同，笛韵便有些变化和发展，绚烂而富于音乐美的诗歌，便转化成为摒弃铅华的清新隽永的诗篇了。叶芝说它是“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灯心草一般”。庞德说：“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诗人”的出现而激动不已。给泰戈尔授予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则以物质形式再次肯定了几位大诗人的赞美，授奖评语说：“由于他那以高超技巧写出的、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其中他用英语写作的、充满诗意的思想，已成为西方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见，在西方造成巨大影响的，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的，正是泰戈尔自认是再创造地翻译成英语的（或者说是再体验地用英语写成的）诗篇和诗集。

我国五四运动的先驱者西谛师和冰心先生，早在二三十年代便根据英文本介绍翻译了泰戈尔的诗歌，而冰心先生的创作里又有着泰戈尔的影响。

我少年时读过冰心先生的创作和西谛师所译的泰戈尔的诗篇，直接间接受到一些熏陶。后来读到那些英文本时更是爱不释手，1956年

曾经译过一本《园丁集》。近十五年来,垂垂老矣,因为喜欢泰戈尔的抒情诗,而且想借诗人的名篇磨练自己的形象思维,把我所找得到的十种英文本的泰戈尔诗集陆陆续续都译了出来。现在集成一册出版,从泰翁说过的话引伸开来,名之曰《心笛神韵》。至于我的翻译,当然我是应该也无权进行增删、浓缩或改写的,我追随泰翁的想象和幻想,力求忠实于泰翁自己的英文本。我所作的努力,只不过是把我所理解的、我所感受到的泰戈尔,用我所能调动的笔墨表达出来罢了。力有所不逮的地方,尚祈专家、教授和广大读者不吝教正。

衷心感谢祝庆英同志搁下自己的译稿,为我这译本作全面而仔细的校订工作;也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给此书以出版的机会。

吴 岩

1995 年初夏

目 录

译者前言·····	001
吉檀迦利·····	001
园丁集·····	059
新月集·····	123
采果集·····	161
飞鸟集·····	213
情人的礼物·····	275
渡·····	309
遐想集·····	343
流萤集·····	439
集外集(克·克里巴拉尼编选)·····	511
望霞听雨札记 吴 岩 ·····	635

吉檀迦利



序

几天以前，我同一位著名的孟加拉医学博士说：“我不懂德语，然而，如果有个德国诗人的英语译本感动了我，我会到不列颠博物馆去，找些用英语写的、讲述这个诗人生平事迹以及思想发展的书。尽管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的这些诗歌的散文译本使我心潮起伏，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作品这样打动过我，然而，若不是印度的旅行者告诉我，我对于泰戈尔的生平，以及使这种作品可能产生的思想运动，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在孟加拉医学博士看来，我之受到感动，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说道：“我天天都读罗宾德拉那特，读一行他的诗就可以忘却人间的一切烦恼。”我说：“一个生在理查二世王朝、住在伦敦的英国人，如果他见得到彼特拉克或但丁的英语译本，却找不到解答他的问题的书籍，他倒可以询问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或伦巴第的商人，就像我问你一样。就我所知，泰戈尔的诗歌是那么丰富多彩而又那么单纯，新的文艺复兴已在你们的国家里诞生，可惜今后除了道听途说，我却无从了解了。”他答道：“我们还有其他诗人，然而无人可以和他并驾齐驱；我们称之为罗宾德拉那特时代。在我看来，你们没有一个诗人在欧洲像泰戈尔在印度那样著名。他在音乐方面和在诗歌方面同样了不起；他创作的歌，从印度的西部一直流传到缅甸讲孟加拉语的任何地方。他十九岁写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就已经出名了；稍为长大一点时写的

戏剧，现在依旧在加尔各答上演。我十分钦佩他一生十全十美；他年纪很轻时写了许多描绘自然景物的作品，他会整天坐在花园里；从二十五岁右到三十五岁光景，他心中怀着极大的哀伤，写下了我们的语言中最美丽的爱情诗。”孟加拉医学博士接着又深情地说道：“我十七岁时对泰戈尔爱情诗的感谢之情，实非言语所能表达。此后他的艺术愈来愈深刻，变得富有宗教和哲学意味了；人类的一切向往憧憬，都是他歌咏的题材。他是我们的圣人中间第一个不厌弃生存的，他倒是从人生本身出发来说话的，那就是我们所以敬爱他的缘故。”我也许对他那字斟句酌的话记忆得不太确切，但我并没有改变他的原意。“一会儿以前，泰戈尔在我们的一个教堂里诵经礼拜——我们用你们英语中的‘教堂’两字称呼我们梵天的庙宇——这是加尔各答最大的庙宇，不仅庙里挤满了人，人甚至站到了窗台上，而且街道都因为人山人海而几乎水泄不通了。”

别的印度人来看我，他们对泰戈尔这人的尊敬，在我们的世界里听起来，真是奇哉怪也；我们这儿，把伟大和渺小的事物，都隐藏在同一块面纱之下，都隐藏在明显的玩笑和半认真的贬损的背后。我们在建筑大教堂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伟大人物，我们可怀着同样的尊敬？“每天早晨三点钟——我知道，因为我亲眼目睹过”——有个印度人对我说，“泰戈尔一动不动地静坐默想，就神性沉思了两个钟头之久，方始醒了过来。他的父亲摩诃·里希^①，有时候竟静坐上整整一天；有一次，航行在一条河上，他因为景色美丽而陷入了沉思默想，划船的人等候了八个钟头才得以继续航行。”接着，他便给我讲泰戈尔先生的家族，讲怎样一代又一代的出了伟人。他说：“现在就有哥贡能德拉那和阿巴宁德拉那，他们都是艺术家；而德威津德拉那是罗宾德拉那特的哥哥，他可是

① 摩诃·里希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

个大哲学家。松鼠从树枝上下来，爬到他的膝上，而小鸟栖息在他的手里。”我注意到这些印度人的思想里自有一种对肉眼看得见的美和意义的感受力，仿佛他们都信奉尼采的学说，即，我们千万别相信道德美或理智美，这两者是迟早都不会在有形可见的事物上铭刻下印记的。我说：“在东方，你们懂得怎样使一个家族保持声誉。前些日子，一个博物馆馆长指给我看一个正在整理中文版本的黑皮肤小个儿，说道：‘那一位是米卡杜家世代相传的鉴赏家，他们是家族中担任这个职位的第十四代了。’”他回答道：“罗宾德拉那特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家里上下左右都是文学和音乐。”我想起了泰戈尔的诗歌既丰富多彩又极为单纯，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可有大量的宣传文字，大量的批评？我们不得不大搞而特搞，特别是在我自己的国家里，结果是我们的头脑逐渐缺乏创造性了，然而我们无可奈何。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不断的战争状态，我们就不会有艺术趣味，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就找不到听众或读者。我们五分之四的精力，都花在同不良趣味的争论上了，不论是同我们自己脑子里的还是同别人脑子里的不良趣味争论。”“我理解的，”他答道，“我们也有我们的宣传文字。人们在乡村里朗诵神话长诗，那是根据中世纪的梵文改编的，他们往往在中间穿插些段落，教训世人必须尽到他们的责任。”

这些诗歌的译稿，我带在身边好几天，我在火车里读它，在公共汽车上或餐馆里读它，我时常不得不把原稿合上，免得陌生人看到我是多么被它所感动。这些抒情诗——据我的印度朋友告诉我，孟加拉文的原作充满了微妙的韵律、不可翻译的轻柔的色彩以及创新的格律——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灯心草一般。一个诗和宗教同为一体的传统，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传下来，

从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人们那儿采集了比喻和情绪，把学者和贵人的思想，重新带给群众。如果孟加拉文化毫不间断地保存下来，如果那普通的心灵——像人们揣度的那样——流贯众生，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分裂成十多个彼此毫无了解的心灵，那么，泰戈尔的这些诗歌中的哪怕是最微妙之处，几代以后，也会流传到道旁乞丐那儿。当英国只有一个心灵的时候，乔叟写下了《特罗勒斯和克丽西达》，虽然他是写出来给人阅读或朗读的——因为我们的时代迅速到来——游唱诗人歌唱他的诗篇为期甚短。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像乔叟的先驱者们一样，也为他的诗篇作曲配乐，人们时时刻刻都明白，泰戈尔是那么丰富多彩，那么自然流露，那么热情奔放，那么出人意表，因为他是在做着他自己从不感到奇怪、不自然或需要辩护的事。这些诗篇不会装订成印刷精美的小书躺在贵夫人的桌子上；她们用慵倦的手翻着书页，这样就能对毫无意义的一生唏嘘叹息，其实，她们对人生所能了解的，不过如此而已。这些诗篇也不会被大学生带来带去，及至人生的工作开始，便把它们丢在一边。然而，一代代过去，旅人们仍将在大路上吟咏这些诗篇，划船的人们仍将在河上吟咏这些诗篇。情人们在互相等待的时候，低吟这些诗篇，就会发觉这种对神的爱是个魔法的海湾，他们自己的更为痛苦的热情，可以在其中沐浴而重新焕发青春。这位诗人的心，时时刻刻向这些人涌去，毫无自贬身价、折节下交之意，因为他的心深知他们会懂得的，而且他们的生活境况也已经充满了他的心。旅人穿着红棕色衣服，以求蒙上尘土也不会显眼；姑娘在她床上寻找着从她那皇家情人的花冠上落下的花瓣；仆人或新娘在空空如也的屋子里等待着主人回家；凡此都是仰慕着神的那颗心的形象。花朵和河流，呜呜吹响的海螺，印度七月里的滂沱大雨，或者是灼人的炎热，凡此都是那颗心在结合或分离之际的情绪的形象。而一个泛舟河上弹奏诗琴的人，就像中国水墨画里那些充满神秘意义的人物一般，就是上帝自身。我们感到无限新奇

的一个完整的民族，一个完整的文化，似乎渗透了这份想象力；然而我们之受感动，并非由于它的新奇，倒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我们自己的形象，仿佛我们在罗塞蒂^①的柳林里散步一般，或者，也许是第一次在文学作品里听到了我们自己的声音，仿佛在梦里一般。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圣人们的著作——尽管熟悉他们的比喻和一般思想结构——对我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们知道我们最后必须舍弃尘世，而我们又习惯于在厌倦或昂扬的瞬间考虑自愿舍弃尘世；然而，我们读了那么多的诗歌，看了那么多的绘画，听了那么多的音乐，在文学艺术里，肉的呼声与灵的呼声似乎是合二而一的，我们怎么能粗暴无礼地舍弃尘世呢？圣伯纳德^②掩上他的眼睛，以免见到瑞士湖光水色之美，我们和他有什么共同点呢？或者，我们和《启示录》激烈的措辞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如果我们肯找的话，我们倒可以，例如在这本书里，找到彬彬有礼的话：“我已经请了假。我的兄弟们，同我说声再见吧！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放弃对房子的一切权利。我只是向你们要求几句最后的好话。/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能给予的少。如今天已破晓，照亮我黑暗角落的灯已经熄灭。召唤的命令已来，我准备启程了。”（《吉檀迦利》第九三首）在离开阿·肯比思^③或手执十字架的约翰最远之时，正是我们自己的心情在呼喊：“因为我热爱此生，我知道我将同样热爱死亡。”（《吉檀迦利》第九五首）然而，这书不仅是在我们告别尘世的思想中探测一切。我们不曾知道我们是热爱上帝的，而相信上帝，在我们又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回顾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对林中道路的探索

① 罗塞蒂(1828—1882)，英国画家、诗人。

② 圣伯纳德(923—1008)，罗马天主教神父。

③ 阿·肯比思(1379—1471)，德国修士。